

訪國際蛇毒研究大師

——李鎮源教授



緣起

在一個飄著微雨的下午，我們一行四人由學校出發，前往位於仁愛路上的台大醫學院，那是棟宏偉的建築，當我們乘上至十一樓藥理研究室的電梯時，心中不禁怦然大跳，想著這位曾擔任過台大醫學院院長、國際毒素學會會長，並曾榮獲國際毒素學研究最高榮譽雷理獎的李鎮源教授，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？到了李鎮源教授的研究室，終於望見了這位大師的丰采，由他親切的態度、和藹的笑容，我們知道這將會是一次愉快、順利的訪問。

問：在國內醫學生走基礎醫學之研究的人並不多，是否能請您談談當初為何選擇基礎醫學，而不打算走臨床醫學呢？

答：我想現在的醫學生畢業後，多走臨床醫學這條路，其主要因素是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影響，現今，明顯可見，不管是開業醫生或在醫院上班的醫生，其待遇遠高於研究基礎醫學者，而在我們那個時代，研究基礎醫學者的待遇與臨床醫生相較，是不會相差很多的。故當時的生活，雖非富裕，但卻也安定、幸福。但我之所以會選擇研究路線，其最大原因乃是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，在這種興趣的牽引下，我才投入基

礎醫學研究工作，而另外一個因素，乃是我大學時的老師——杜聰明先生對我的影響。杜教授是當時學系內唯一中國籍的教授，當時希望能夠為自己的國人有所幫助，可與日本人並駕其驅，故當時雖有日本教授請我當助教，但我還是決定當杜先生的助教。

問：請您回憶一下當時剛開始作研究的情形。

答：當時的儀器設備與現在自然不能提並論，那時由於沒有如同現在一般實驗設備，所以常常為了做一個簡單的實驗紀錄，就花了很長的時間。與當時環境相比，現在的學生實在是太幸福了，而當時作研究，往往是教授出一個題目之後，都要靠自己不斷的思考、敏銳的觀察及一連串的實驗，才能得到結論。我覺得這是一個訓練學生的好方法，如此的訓練，才能培養出一個不是只會聽講、記憶的學生。

問：在這近五十年的研究生涯中，您必定遭遇過各種不同的困難，請問是否一度想放棄基礎醫學的研究呢？

答：記得在戰爭時，材料的搜集是相當的困難，但我還是堅持我的理想不斷努力。而在戰後，杜院長曾請我到土林的血清疫苗製造所當主任，但我沒有接受他的安排，因為我的個性是：認為對的，我就去做，如果不對我就會極力反對。倘若當時我沒有堅持我的理想，或許我現在就不是從事藥理的研究工作了。

問：您認為過去與現在的大學生之間有何差別呢？



，我特別強調，做研究工作一定要「專」，如此才能表現出自己的特色，創造新的知識。

問：您認為近來國內基礎醫學研究的風氣如何？

答：我想是越來越好，最近國科會及中央研究院都不斷有經費的支援，我想這將有助於研究風氣，但一些研究人才返國協助多是短期性的，倘若國家能夠提供一個很好環境，使他們能長期為國效力，那該是更好的。

問：請您回顧近五十年研究生涯的感想。

答：我覺得很滿足，很快樂，在這期間生活雖然清苦，但我卻從研究中，獲得不少的樂趣，我想對於一個要走基礎醫學研究的人，他必須要先能確定他的人生觀，倘若他所盼望的生活是富裕的，那麼從事研究這條路可能不適合他，他必須能不在乎生活的清苦，而從研究中獲得心靈的滿足。

我想和我一起作研究的同事及研究生，我們都相處的很融洽，我認為這也是我從研究中能夠獲致快樂的因素，像我的技術員陳永明先生，他已經和我在一起四十多年了，我覺得他就如同我的左右手一般，協助了我不少的研究工作。

問：在研究中是否有什麼信念支持著您，使您不因失敗而灰心？

答：我想在研究過程中，出現相反的結果是免不了的事情。或許是因為我比較幸運，所以失敗的機率較少，但我認為胡適之先生曾說過：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。」這句話確實

可做為一個科學研究者的座右銘，我想其中「小心求證」，這不僅要一個研究者從正面去支持他的論點外，更要從反面來證明之。依我的經驗，能夠仔細的觀察並加上周密的思考，這該是避免失敗的好方法。

問：您對教育小孩或學生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？

答：我是鼓勵他們能自由發展。我希望他們有自己的理想，並努力去追尋它，不要一遇困難，就退縮畏卻，如果有學生要做基礎醫學研究的話，我是絕對鼓勵的。而且只要他的目的不是為了出國，那麼我都盡量幫忙。

問：我們只知道您十分熱衷於攝影，能否請您談談除了醫學外您是否對某種事物感到興趣。

答：我十分喜愛旅行，有時到國外參加學會時，常會利用時間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我想我們就生活在這個地球上，那麼就該多去認識它，所以我大概除了共產國家之外，大多多的國家都曾經去過，而且我本身也對於古代文化相當有興趣，從那些古蹟中，真的感受到前人的偉大。

結語

在這近兩個小時的訪問中，我們發現李教授不但是位在醫學研究上有著極大成就的人，並且他在教學上，是那般的愛護、鼓勵學生，而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意見，始終把持著執著的態度，這種個性深為我們所佩服。雖然訪問的時間十分短暫，但在歸回的途中，我們有滿載而歸的喜悅。

答：我想過去的大學生比較自由。這裡說的自由，是指當時的教育方式，使學生較能按照自己的興趣自由發展。記得我們那時，若考試成績沒有達到標準，可以再三考，一直考到畢業為止，像我們班上就有乙位日本學生，解剖學一直到我們畢業前才通過。我是認為這種方法，使得學生有更多的時間，往自己有興趣的方向發展。

問：請您談談當時醫學生除了課本之外，他們是否也關心國家大事呢？

答：我想是的，當時我們還是在日本統治期間，大家對自己民族的那份愛是十分強烈的。當時醫學生不是只把心思放在課本上而已，他們關心的層面很廣，從很多事情中，我們都可發現他們對自己民族所流露的同胞愛。

問：您時常走訪各國，參加國際會議，是否請您談談當今台灣各醫學院最大的缺失是什麼？我們該朝那一個方向努力呢？

答：我想國外一般醫學院的教授除了教導學生外，都有從事研究工作，而且每個醫學院都有它研究的特色，而國內醫學院則少有此種情形，我想或許因為我們基礎醫學研究做的不夠，所以雖然我們醫療水準頗高，但與他國相比仍落後許多。

我想在我們從事研究工作時，最重要的，就是要「專」。如果在研究之前，心中沒有一個主見（idea），那麼往往不易成功，常常研究都尚未有一個結果，就已經換了好幾個題目了，這樣是很難有成就的。

像我就專以蛇毒為研究題目，而從中發現了許多知識的新領域。所以